



大
EX

16



□ 12
3317
16



12
3317
16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二

明瓊山邱

潛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

書。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

度

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臣按禹貢五服之制。甸侯綏要荒。內而甸侯為華
夏。外而要荒為夷狄。綏服居乎其中。則介華夷之
間也。其地凡五百里內三百里以揆文教。外二百
里以奮武衛。先儒謂文以治內。武以治外也。聖人
嚴華夷之辨者以此。

昭和十八年
五月二十八日
購求

臣按二帝三王之盛地亦不甚遠考成周故疆及後世職方可見也。洛陽爲王城而臯蠻氏陸渾戎密邇其境。其東之萊牟介吾皆夷地。淮南爲羣舒。秦爲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皆在荒服之外。是中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衛鄭不過今數十郡地耳。周盛時猶然。則夏商以前可知已。今日地勢東南已極於海。惟西北尚未底海。然大荒絕漠地勢既惡。人性復獷。有無不足重輕焉。

漢班固曰。西域諸國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

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咸樂內附。聖人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敘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亦何以尚茲。

范曄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惟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前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夫豈識微者之爲乎。

李賢曰。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

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爲五部。但大率皆居晉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淵假稱天號。縱盜中原。愍懷二帝。沉沒虜廷。差之毫釐。一至於此。百代興滅。殊可痛心也。唐自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

天寶中。李林甫爲相。欲杜邊帥入相之路。奏言。文臣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用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祿山奏請以蕃將二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

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奏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請。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卿勿憂也。

范祖禹曰。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故林甫得行其計。人君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臣按蕃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爲治之道。當循其常。不可如天寶之末。盡用胡而代漢耳。此輩當無事之秋。聚居托處。其感恩思報之心。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嘗無。一

且有風塵之警疆場之變我之氣勢方強根本方固彼猶不敢有異志不幸而我弱彼強我負彼勝則必將持兩端觀成敗以為去留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說宋之郭藥師豈非後世之永鑑哉

○慎德懷遠之道

書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

臣按自古鎮服遠人不在邊鄙而在朝廷內政脩則外患息大舜之聖伯益猶戒以怠荒人主無帝舜之德乃欲生事四夷其臣不能諫阻或反因而懲愚之臣固非忠君亦不智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住也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至也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

言盛德之言也曰俞班還也師振整也旅帝乃誕大也敷文德文命也舞

干盾也羽于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有苗格至也

陳櫟曰益之贊禹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神明之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德之盛誠之至當不煩兵而自服也

旅葵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方土所生之物

詩魯頌曰翩彼飛鴉惡聲之鳥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桑實懷我

好音憬覺悟彼淮夷來獻其琛寶也元大也龜象齒大賂遺也南

金。

曹居貞曰。傳曰。桑黽甘。鴟鵂革響。是知鴟食桑黽。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鸛鳴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宮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

史記。交阯之南有越裳氏。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一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久矣。天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王。

公乃歸之王。

臣按越裳重譯來朝。可見周之德及乎人。而其所以朝者。則日久矣。天無烈風雷雨。可見周德之格天。由是觀之。人君一身。天人之主。幽則有以通乎天也。遠則有以通乎夷也。吁。人君居穆清之上。夷狄處遐荒之外。穆穆之容。不可得而見。而能驗之於蒼蒼之象而已。然則膺天命而主宰華夷者。可不思慎德以格乎天。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訓。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譴不貢。告曉不王。布令陳辭而

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_{戎之二君}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命。而王幾頓_{也。敗也}乎。吾聞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興萬里之師。所費不知幾何。而所得者僅四狼四鹿。又使荒服之君。由是以輕中國。不復朝貢。則併其先世以來保世之具而失之矣。

漢光武詔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戴溪曰。光武中興。拯民塗炭。初遣馮異入關。戒以征伐。非必屠城。要在還定安集之耳。復遣岑彭擊蜀。告以每一發兵。髮動皓白。常欲置醜囂。公孫述於度外。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務休息羣黎。而鞏固漢業。其肯遵高祖顛沛之畏塗。蹈武帝虛耗之覆轍乎。

○譯言賓待之禮

周禮。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臣按。成周設官。以待外夷之朝貢。達之以節。則無

關津道路之阻。卽今給驛券也。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則無饑寒困乏之憂。卽今之館驛廩給及有司餽送是也。凡此皆所以懷遠人也。官名懷方氏。意深哉。

象胥。

通夷狄之言。卽今通事官。

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

蕃國之使。掌傳

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擯相之。

朱申曰。八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遣使朝貢。不曉中國言語。故象胥傳王言。而開諭解說之。如

此則遠人之心。和而不乖。親而不疏也。若蕃國之君。世一見之。其禮不同於中國。象胥則教之。使協於禮。其言不通於中國。則傳其言辭。出則送之。入則逆之。禮節以相接。幣帛以致享。辭令以相與。接賓曰擯。贊禮曰相。

禮記。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臣按譯言官自古有之。惟以譯其言語。唐宋以來。有潤文譯經使之銜。亦惟以譯佛書。非以通華夷之情也。我文皇帝始設為八館。以蕃言譯其所作經義。稍通者給冠帶。又三年授以官。重其選也。自此外夷土書來言其情者。得盡知而應之。豈至相矛盾而失虜情且啟邊釁哉。

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此秦漢以來設官掌蠻夷之始

臣按大行令。即周禮行人之職。譯官。即王制寄譯之類。漢蘇武為典屬國。亦掌夷狄之官。而百官表不載。臣以為漢之大鴻臚。即今鴻臚寺卿。譯官。即今通事之職。典屬國。其今御前通事之武臣歟。

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天子采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謁贊稱臣而不名

荀悅曰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

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入貢者始至之州給謀覆其人數謂之邊謀蕃州都督刺史給以衣冠初至及辭設會參日設食

臣按外夷來朝給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唐志但謂之會不以宴名蓋不備燕享之禮也且惟主之以禮部之屬而不專命大臣後世或用武將竊以爲非宜蓋禮儀非武臣所宜預將乃吾國之爪牙止可使虜聞其名不可使虜識其面設或有貌不

揚如裴度者中雖有智彼惡知之。武將且不可况
內侍乎。昔童貫初使遼遼以爲宋無人而啟輕蔑
之心。此前代之明鑒也。

鴻臚寺領典客司儀二署。凡四夷酋長朝見者給廩食。
病給醫藥。喪給所須。還蕃賜物。則教以受領拜謝之節。
凡蕃使見辭同日者先夏國次高麗次交趾次海外蕃
客次蠻夷。

臣按朝廷於外夷不能無厚薄。同時待之各異其
禮非一視同仁之道亦恐啟其忿心。請今有來朝
者禮官擇日引見其辭也亦如之。若夫錫宴給賞

尤宜隔絕使彼此不相知。夫物我相形。雖華人不
能無爭。况外夷哉。

漢武帝時匈奴渾邪休屠王帥眾來降。發車二萬乘迎
之。縣官無錢。從民贖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
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
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
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
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問曰。夫匈奴
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
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賜從

軍死事者家。今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

臣按後世外夷入貢。經過郡縣。擾害生民。亦多類此。不爲節制。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

唐太宗時。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

臣按人君行事。不可徒徇虛名。蠻夷慕義而朝。固是美事。然亦有貪中國貨物。而假以朝貢爲名者。所以待之。要在輕重得宜。旣不爲所欺給。而又不失其禮。可也。

宋哲宗時。蘇軾言高麗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而脩飭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所得貢獻。不過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民膏血也。今來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冊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昔漢東平王上疏。求諸子及太

史公書。當時大臣謂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詔從之。臣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况海外裔夷乎。臣聞河北權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

○征討綏和之義

易。既濟九三。高宗商王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朱熹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不可輕動之意。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

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此征討蠻夷之始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冬夏不興師。六月出師。以獫狁甚熾。其事危急。故王命出征。

采芑。宣王南征也。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漢宣帝時。先零羌揚玉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亡踰老臣。上問當度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喻也。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

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以屬老臣。勿以為憂。充國至金城。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無虜。乃引兵進。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_{塞也}。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請以七月分兵並出。擊_{口堅}罕元。其音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

書。充國以為先零首為畔逆。宅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元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宣帝敕讓充國曰。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至冬虜匿山中。倚險阻。軍士寒苦。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元。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寇。宜飭兵馬。練戰士。待其至。而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且先零欲畔。故與罕元解仇。結約。常欲先赴罕元之

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元。堅其約。合其黨。迫脇諸小種。虜兵漸盛。誅之愈難。恐爲國家憂累。若先誅先零。則罕元之屬不煩兵而服。涉正月擊之。乃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宣帝詔武賢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

遂上屯田奏曰。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今度民所未墾田。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畱步兵。分屯要害處。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上報曰。卽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貴謀而賤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虜亡其美地。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期月自當瓦解。臣謹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惟明詔采擇。

張栻曰。漢將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用而不詳。充國更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遙度。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充國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充國任閭外之寄。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疆固。而西戎坐銷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所可班也。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焉。使其為相。必能制度周詳。安養百姓。以為邦本計。

如魏相輩當在下風耳。

臣按孫吳兵法。貴神速而罪逗留。不知帝王之師。與敵國爭戰不同。充國以深遠之識。用常勝之謀。真得三代帝王用兵取勝之要道。萬世所當師法也。

以土征討也。

春秋左傳。襄公四年。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

居。逐水草而居也。貴貨易輕也。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

也。習也。其野。稽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

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此後世和戎之始

漢高祖時。匈奴數苦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敝。未可以武服也。冒頓弒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陛下以長公主妻之。彼必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而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司馬光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爲昏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德。畔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昏姻也。

文帝遣陸賈賜南越王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奉北藩於代。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聞王發兵於邊。爲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七十。朕不忍爲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佗頓首謝罪。願

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

胡寅曰。賢哉文帝。實言不欺。於德無損。而聽者心悅誠服矣。或者夸大其辭。假於符讖。托於怪神。欲以聾人厭羣衆。而不知虛誕之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不可踰。文帝有焉。

臣按我聖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二則曰。朕本淮右布衣。與文帝略同。中庸謂惟天下至誠。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區區夷落。固在化育中矣。

武帝時。匈奴請和親。王恢燕人。習胡事。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今行數千里。與之爭利。人馬疲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多附安國。於是許之。

臣按匈奴求和親。夷狄非我族類。割所愛而與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是待之不以誠。尤不可。方其彼之有求也。則正辭以拒之。曰。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況人生脩短。不常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以成釁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爲久長也。如此復之。非獨善爲之辭。

理亦當如是也。

宣帝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嚮善。遣使和親。海內晏安。四夷感慕。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犇走遠遁。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臣按天地閒有華夷。猶天之有陰陽。有此必有彼。

決無滅絕其類之理。况其族屬非一類。此一類衰矣。而彼一類又起。聖王知其然。故其待夷狄也。惟存吾有常之心。而不幸其無常之災。此中國之仁義所以爲可貴。而異於夷狄也。

成帝時。匈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自言欲降。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承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乃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或單于初立。未知中國利害。使詐

降以下吉凶不受則沮其善或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中其謀反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也不如不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親附之心爲便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請以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苦之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躬著戎衣親御鞍馬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

唐文宗時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罷兵以守信爲上彼若責吾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此時雖得百維州何用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吐蕃吐蕃誅之至武宗朝德裕爲相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爲戎虜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號爲無憂城賴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韋臯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急攻數年

卒不可克。臣到西蜀。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悉怛謀等。送令自戮。絕忠款之路。快克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爲右衛將軍。

臣按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臣謂德裕初聞通款時。若密奏朝廷。致書宰執。俟報可則行。不可則姑止之。以待機會。既不失歸。其心亦不啓邊圉之釁矣。若其人既歸。其地已據。不得所請。則明言告諭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

意則虜感恩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遭慘毒矣。由是觀之。德裕之失。在於急功名。僧孺之失。在於報私怨。就二人而言。急功名者。猶爲彼善於此。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私計則得矣。如公義何。

宋范仲淹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嘗挫衄。而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陛下隆禮。謹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臣按所謂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厲兵以
攻守為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戎。當以此言為
權度。以上

○脩攘制御之策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芾以下治外。始於憂
勤。終於逸樂。

又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孫覺曰。小雅王道之序。凡其所言。皆紀綱人倫。惠養
萬物。君臣相遇以誠。而知羣下之樂苦。遣使勞還。恩
意愈篤。反覆以自治為先。故能周道中興。夷狄遠迹。

夫夷狄之患。雖聖王不能免。惟知自治者為能勝耳。

又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
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

臣按成康既沒。周室漸微。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
人逐之。出居於豳。獫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

內脩政事。外攘夷狄。遂使文武成康之盛。復其舊
焉。是知內脩者外攘之本也。

漢宣帝時。先零羌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
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自相攻擊。勢不一也。

哀帝時。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帝問公卿。咸以為虛費府

帑可且勿許。楊雄諫曰：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漢高祖三十萬眾，困於平城，七日不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高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孝文時，匈奴侵暴，騎至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犇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

衍，以臨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夫

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匈奴地名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

忍百萬之師，摧餓虎之喙，連府庫之財，填盧山匈奴中山之

壑而不悔也。太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發十五萬

騎以擊之，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

空行空返，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

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

韓邪攜國歸死，扶伏匈奴稱臣，然羈縻而不顯制。自此之

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負力

怙氣難得其和。故未服則傾費勞師。伏尸流血。如彼之難。既服則撫循慰恤。交接賂遺。如此之備。北狄爲患。前世重之。未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服款誠。雖費資財。不得已者也。奈何距而疎之。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

臣按楊雄此書。前漢所以處匈奴者。備於此矣。王莽時。匈奴入雲中塞。諸將在邊。未敢出擊。嚴尤諫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上世征之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玁狁內侵。命將征討。盡境而還。視猶蜂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選將

練兵。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延袤萬里。負海轉輸。疆境雖完。中國怨叛。以致喪亡。是爲無策。

劉贖曰。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降不爲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爲寇不能。爲臣不得。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守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

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秦兼天下，蓋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三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殺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又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

臣按嚴尤謂周漢秦皆無上策，意者必如虞之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然後爲上策乎？夫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若夫征之之策，如獫狁來侵，驅之出境，不復窮追，周得上策矣。秦築長城，疲敝中國，固爲無策。然使其因近邊之人，當農隙之時，脩築邊牆，以禦衝突，是劉隗所謂中策也。漢武窮兵黷武，固爲下策。然猶因其犯邊而征之也。後世有虜不犯邊，而出其不意以掩襲之者，其無策實甚。是又出漢人下矣。

唐太宗時，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同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饑，羣臣多勸上乘閒擊之。上

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貞觀中。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貯糧積石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况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受實利也。上從之。

臣按大亮此言。不但外夷得其安。而中國亦永賴矣。

同紇諸部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七州。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長奏請同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許之。於是北荒悉平。

范祖禹曰。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不用利誘威脇。而自至矣。後世之君。或讎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徠之。二者皆非也。彼亦人類也。王者於天地閒。無所不

養。况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况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爲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爲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旣以爲功。失必以爲耻。不在於己。則在子孫。故有征伐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

陸贄言於德宗曰。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衆庶。脩紀律以訓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敝。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

贄又曰。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闢。在於反掌。

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又曰。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備邊。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宋太宗時。張齊賢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場之難。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也。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夫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田業時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爲寇哉。

田錫言於太宗曰。北鄙繹騷。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捕斬小勝爲功。賈結怨仇。召戎起釁。請申飭將帥。謹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索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則河北之民。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錫又言曰。禦戎在乎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未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策成敗乎。

臣按錫謂禦戎在辨邊報虛實。察左右蒙蔽有無。蓋以有爲無。以無爲有。多爲少。少爲多。邊上奏報。幸用此計。以欺罔朝廷。將以希功而免罪也。然非左右之臣僚爲之蒙蔽。則彼亦不敢肆其欺焉。此人主於聽任之際。尤不可不擇其人也。任非其人。則咫尺之間。爲所蔽矣。况萬里之邊城乎。

王禹偁言於太宗曰。漢文當單于強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內能脩德。使不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單于衰弱之際。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使之來朝者。繫乎時也。仁宗時。范仲淹上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有七。一密爲

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脩京師外城。七定討伐之謀。○其一曰。密爲經畧者。請選有材識近臣。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更令中書樞密院。細詢熟訪。議經久之計。○其二曰。再議兵屯者。自來北邊分爲三路。所轄軍馬。不甚整齊。及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於何處控扼。合行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其六曰。脩京師外城者。

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再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至今驕慢。必謂邊地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若京城堅固。則戒河朔重兵。勿與之戰。彼欲戰不能。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脩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於今。京城之脩。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千餘里。仲淹猶以脩京城爲言。當時余靖輩皆力攻之。以爲非。其後靖康之禍。果如仲淹所議。矧今國家都燕。其去邊地尤近。已巳之變。虜騎直犯京師。雖我金湯本固。而城外居民百萬戶。已受驚疑。幸此無事之時。請如漢惠帝。唐明皇故事。築爲外城。包圍城外民居。萬一有警。人心有所倚賴。不至驚潰。

仲淹又曰。元昊作僞詔。誘邊人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

賊之謀也。

臣按戎夷所以為中國害者用中國之人也。請立為條格。凡近邊之人。有一材一藝者。皆許自陳。苟有可用。隨授以官。則此輩心有所繫。迹有所拘。而不為彼用矣。

田况言於仁宗曰。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

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邊。

臣按今日邊城為將者。別無儲備。又無征租。請今後於常儲之外。稍以贏餘。付之邊將。燕犒將卒。是亦感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守邊固圉之畧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周命南仲大往城于方朔出

車彭彭衆盛貌旂交龍為旂旐央央鮮明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赫赫威名光顯南仲。獫狁于襄除也言勝之

臣按朔方。自三代時已為邊地。漢人城之以遏虜之內侵。宋始廢其城而棄其地。程頤謂禦戎狄之

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乃帝王禦戎之要法。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補其坏城郭。戒門閭。脩鍵

鎖。閉鎖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蹊

徑。

春秋左傳。楚沈尹戌曰。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

邊境親其民人。明其伍候。部伍相信其隣國。慎其官守。

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強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臣按。楚人畏吳之疆。而城郢。郢者楚之國都也。不

能遠撫邊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戌告之。以此

秦始皇時。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

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為塞。築長城。因邊

山險。塹蹊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為

計也。勞矣。然此非獨始皇也。昭王時。已於隴西北

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獨秦也。趙自代。至

高闕。為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秦之後

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雖曰勞民。亦以為民

使繼秦之後者。因已成之勢。遞加脩葺。天下後世

必將賴之。奈何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地

脈之禍。而廢已成之功哉。守邊者。於邊塞之地。因

阨陘之闕。順形勢之便。築爲邊牆。亦不可少。但不宜速成。以擾民耳。若用守禦之人。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爲之。其成雖遲。猶勝於不爲也。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地名中築亭障。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

臣按高闕。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峰俱峻。若城闕焉。故設險以守之。而嚴其出入。今日邊關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關隘。皆爲守邊。惟今日邊關。則咫尺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闢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

內外之限。臣嘗觀元人之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搃其吭。此皆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夫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係也。今六軍億兆。聚於京師。北倚居庸。卽爲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至。是尤不可不加意也。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

漢書賈誼傳曰。斥埃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甲胄而睡。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舉烽。

文帝時。匈奴十四萬騎入蕭關。殺北地都尉昂。遂至彭

陽上欲勒兵親征。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爲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臣按帝聞邊報卽欲自征。奮發則有矣。然非帝王禦邊之常道也。蓋備邊不在臨時而在平日。不在自用而在用人。故於無事時。凡臨邊若干處。某處爲總會某處爲要害。某人可爲將帥某人可爲偏裨。以及人力勇怯。儲峙多寡。具爲圖冊。寘於座右。邊城將卒常懸心目之間。一有警報。按圖運謀。隨能命將。奚必駕六飛。屈萬乘。爲犬羊之敵哉。然則寇準勸真宗幸澶淵亦非歟。曰。聖人處事於其常。

不於其幸。夫以漢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時名將尚在。且幾危於平城。真宗視高祖如何。寇準視陳平如何。高瓊視樊噲如何。必有能辨之者。

武帝時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

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卽此障也。

元帝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桀暴寇邊。漢興尤甚。臣聞遼東外有陰山。是其苑囿也。武

帝出征斥奪此地。建塞徼。起亭隧。

深開小道

築外城。設屯戍。

以守。然後邊境少安。古者安不忘危。中國有禮義之教。

刑罰之誅。愚民猶且犯禁。况單于哉。且中國建關設塞。

置屯。非獨為匈奴。亦為諸屬國降民。本匈奴之人。恐其

思舊逃亡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

其畜產妻子。因而怨恨背畔。以至於此。今罷乘塞。

乘登之而

也。益生慢易。往者漢軍征虜不還。子孫貧困。必亡出相

從。又邊人奴婢多愁苦欲亡。候望一疎。焉能禁止。至於

盜賊犯法。窘而出亡。尤不可制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

卒徒築治。功費久遠。議者不深慮其終。欲省一切繇戍。

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更

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臣按班史武帝紀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塞

徼亭隧。乃古人候望之所。即今營堡墩臺之類也。

賈誼傳所謂斥候烽燧。鼂錯傳所謂藺石渠荅虎

落。乃古人候望之具。即今煙火信礮礮石之類也。

請遣大臣會同邊將。躬行邊地。相其形勢。於聲聞

可接。目力可及。處立為一墩。於眾墩要害處立為

一堡。墩統於堡。堡統於城。每二三十里。又各為總

臺。數處以次通報於城中。若夫烽燧之制。古人畫

則燔燧。夜則舉烽。偶遇風雨。則煙不能示遠。火不能大明。宜於墩臺立長竿。上懸紅燈。以燈數多寡。為虜緩急眾寡之候。則數百里之間。舉目可見矣。

後漢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

在蔚州飛

狐縣即古

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北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為北狄歷代能為邊患。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

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代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

臣按我朝建都於燕。切臨邊境。設險扞蔽。尤宜慎固。太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於醫巫閭。是為第一層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西至於保德州之黃河。又為第二層外藩籬也。內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嶂。以為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險。然其間多有間斷處。因而補其缺。

塞其罅以防外寇。則又賴王公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以守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埃。小邊以嚴守備。誠於大邊墩臺空缺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爲城牆。以相連綴。實爲守邊長久之計。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年爲期。遇夫邊方無警。米穀豐登。量撥騎兵以爲防護。借十萬人之力。費十數萬之糧。三年中僅勞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高間所謂五利者。今日實享其利矣。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於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馳施。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中宗從之。又於牛頭朝那山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王禹偁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爲三城以備之。若唐受降城之類。有兵三

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其成功

王臣按朔方軍即今河套地唐初與突厥以河為界
其地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
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
然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
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
然唐人禦突厥始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
城於河之外是即守江之意蓋擇要害之地扼其
吭而折其脇也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無寇省費
大減兵此其明驗也

五代晉高祖割幽

今順天

薊

今薊州

瀛

今河間

莫

今任邱縣

檀

今密雲縣

順

今順義縣

新

今保定

媯

今隆慶州

儒

今永寧縣

武

在今朔州西境

雲

今大

同地

應州

今應州

寰

今馬邑縣

朔

今朔州

蔚

今蔚州

十六州

與契丹

胡三省曰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以為北方自撤
藩籬之始予謂鴈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
若燕順薊等州則失地險矣後天福中契丹主乃集
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經略中國
所謂山後即雲應諸州而盧龍即幽州軍號也天福
初割與契丹契丹即以此攻中國所謂藉寇兵而齎
盜糧矣

臣按石晉以險隘與人。無以自守其國。宋承其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爲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略同。我太祖逐出元人。復爲中國。於此建都重城。萬雉屯百萬貔貅以鎮壓之。山前七州。今爲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岡疊嶂。環而繞之。東極於醫巫間之境。爲內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爲外藩籬。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在山之後。以爲外障。其後移入內地。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不出於此。請於永平。或遵化。或薊州。立都司。以

爲重鎮。仍於山後量其地勢形便。築爲墩臺。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爲邊牆。又於其間擇一要地。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兀良哈入貢之道。一以衛都城。一以護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謀也。俟吾力有餘。乘機復洪武中山。後帥閩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則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

宋仁宗時。范仲淹攻守二議。其議攻曰。切見延州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可以攻之。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

幼婦女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爲城寨。以踞其地。俟城寨堅牢。畱土兵以守之。使使臣以安撫之。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堠。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員。勇夫敢死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可當一隊者。參以前隊。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大破諸羌。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其議守曰。西戎居絕漠

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眾犯邊。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衣鞋。饋輸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臣觀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征伐。令甲士隨宜墾闢。故不勞而成大功。數年之中。倉廩皆滿。唐置屯田。河西隴西。收七十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實役其人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

嘆。

臣按仲淹攻守二議終之曰。用攻則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圖其久而民力不匱。可謂得攻守之宜矣。

仲淹上和守攻備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習戰鬥。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卽遷其家團集之。蓋土兵遠戍。苦星霜傷骨肉。征夫嫠婦。不免怨嗟。如得并遷其家於緣邊住營。既免出軍。又樂團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又緣

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險要。共脩一堡。以全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捍禦。彼戎大舉。則集次邊軍馬。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坂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以求疾速。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而人馬困斃。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其攻策曰。臣嘗計陝西四路之兵數。幾三十萬。非

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則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集併攻，動號十餘萬。且彼客而我主，反彼逸而我勞，何以取勝。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使臣分統步騎各兵，以爲三軍。用新定陳法，訓練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橫山，降者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兵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塞，或據險要，不與大戰。彼困弊將潰，則我環慶之師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閒而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攜貳而我兵益振。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

臣按仲淹所議攻守之策，雖以防當世之西夏。然通論後世邊事，勢不同而理同。擇而行之，皆可用也。

張亢言曰：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歐陽脩言於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爲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軍

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守之。故吾兵雖衆。所分旣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多擊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旣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兵而攻。則後空無備。欲各畱分守。則數少不支。出不能攻。退不能守。所以用兵累年。不能一勝者。此也。

臣按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但若宋人之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

正統以後。軍數不減。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誠有如脩所謂者。乞敕邊臣。臨邊審視。凡要害而兵力少者。革其稍緩之處。歸併以守。則城堡不虛設。將卒皆有用矣。

○列屯遣戍之制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役。杕杜以勤歸也。

秦始皇旣併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

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

臣按三代戍役不得已而遣之。既憫私情。復陳公義。蓋仁義之師也。秦人以威劫之。安能得其心力哉。鼂錯謂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財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蓋人心不古。好義不如好利。所以勉勵中人以下者。不得不然。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馬端臨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不行者以錢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不行者以錢雇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爲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

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
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竊意一
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
武。則雖無罪者。及原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
戍矣。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
歲。凡民當戍者。不過三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
官以給戍者。爲過更之法耳。

臣按內地衛所官軍。戍邊者每歲分兩班。赴邊屯
戍。往來勞苦。衛所輪差。不免作弊。請準古過更法。
每歲該戍邊方衛所官旗軍餘計口出錢貼助應

戍之人。其有壯健之士。願受直代人出戍者。官爲
驗其身力。年齒相當。一體給與糧賞。惟在得人。不
必正身。此法今亦可行。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
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明帝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
五原之邊縣。後又詔詣邊者妻子自隨。此秦漢以來謫
有罪戍邊之始

臣按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謫
吏有罪者出朔方。其來遠矣。但有罪繫獄者。如農

工商賈習勞苦事役作可以戍邊若士流宦籍不經勞役忽使執銳被堅以禦強虜雖云警衆其如誤國何况邊塞之地餽餉爲難運米一斛費過三倍乃以轉輸之苦養無用之人無乃非計歟今欲重困罪人使彼知警豈無別策而必用此乎

東漢自光武罷都試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蓋自建武迄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畱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

臣按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邊圉之寇必用邊兵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鬪知虜情識路徑若京畿之兵驕奢脆懦耳目未經况總兵者乃天子之勲貴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爲給薪水供草料虜退論功則虛張攘奪以爲己功是以邊城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爲今之計緣邊一帶專責邊將守禦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爲守戰虜大入寇方請京軍如虜寇大同則京軍於應州駐劄虜寇宣府則京軍於懷來駐劄第用爲邊城聲援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擾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效死矣

宋制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其大首領為都軍主。有帳以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

臣按天下邊防皆有夷人種類部落。或以為捍蔽。或以為爪牙。或以為嚮道。或以為間諜。顧用之何如耳。揚雄謂御得其道。狙詐皆作使。但不可徧徇專任耳。

○四方夷落之情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

鄙四夷

東方曰夷

八蠻

南方曰蠻

十閩

東南曰閩

九貉

西北曰貉

五戎

西方曰戎

六狄

北方曰狄

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書禹貢三危

即竄三苗之地

既宅三苗丕敘

呂祖謙曰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自當及之

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敘後世以為投之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臣按舜命皋陶為士首舉蠻夷猾夏為言所謂蠻者蓋三苗也。極惡者竄徙之。而所畱者又分背其善惡。善者獎之。惡者懲之。使知所慕而興於為善。

知所惡而不敢為惡。是則聖人馭夷狄之微權也。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洞山箐中。有曰狢。曰狨。曰獠。曰獠。曰獠之類。凡十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閒最輕捷者曰猫。說者謂此卽三苗之後。然今之猫依山以居。無有倫紀禮義。觀禹誓辭數苗之罪。謂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則是時之苗。蓋有國都官屬。但其用舍顛倒耳。非若今時之猫。若猿猱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也。國初於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地設官。因俗而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丕敘之意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郡。

卽今常德澧辰沅等州郡歲令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尺。是謂

賓布。

始皇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擊南越。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又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後。姓騶氏。秦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

中郡

臣按秦漢以來為中國害者北曰胡南曰越然北胡居中國邊塞之外不能越界而入內地惟越種類實多故曰百越如於越東越甌閩之類久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貴牂牁越雋之境山深地險不盡歸化時為郡邑居民害蓋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郡邑皆錯列山嶺閒與蠻夷雜居時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

漢武帝時欲伐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言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不可以法度理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音壑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逃入山林去之則復相羣聚守之則兵罷糧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變故之生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猶言厲行斷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

元帝時。珠厓僭耳郡數反。輒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以爲非冠帶之國。且無以爲。願棄珠厓。專恤關東。上以問大臣。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擊珠厓。興兵連年。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詔珠厓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臣按境土非祖宗所有者。可用捐之之策。若版圖之中。膏腴要害之地。所謂一寸山河一寸金者。不可輕棄也。

順帝時。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虞詡曰。先帝舊典。貢稅多少。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畔。計其所得。不償所費。

永和。中。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且兗豫之人。來經瘴氣。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又軍行三百餘日。用米六十九萬斛。乃到日南。死亡可憫。此割心腹以補四支也。夫九真日南。相去千里。所發兵卒。尚且不堪。何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

大馬不事不車夏 卷一 二
三
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虜寇。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勇略仁惠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還募蠻夷。使自相攻殺。有能反閒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卽拜良爲九真太守。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嶺外復平。

臣按李固此議。切中事情。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

任者。皆已然之明效。後世藩服郡守。遷調不常。夷獠疑慮。故每服而輒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里。所轄狼兵十數萬。分設府州官。皆用土人世襲。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百餘年閒。未聞屯聚侵掠。所以爲州縣害者。皆不屬土官管束之人。其閒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而又不。久。故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制。今日制馭馴服之策。莫若用左右兩江例。設府州土官。而又多建。以分其權勢。俾其子孫世享之。更集其酋豪。諭以

恩信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卽授知州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職。俾推其一人爲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朝廷爵命必知感慕。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國威以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皆慕華風。習禮教。而知殺掠之爲非。况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不能爲亂。其中有自相爭訟者。須至申上司。奏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卽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界上立

石爲識。其中民地有錯雜夷境者。卽以夷之外地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俾其認納稅糧。定爲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庶幾永無患乎。

唐貞元中。廣西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及陷欽橫貴等州。屢服屢叛。經略使嚴公素復請討之。兵部侍郎韓愈建言。黃賊並是夷獠。素無城郭。依山傍險。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其人。德旣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

大邑不事利車馬 卷十二
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緣見賊未屯聚。將謂單約立可摧破。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不下十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勢依舊。足明欺罔。又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請爲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害。

宋史古者耀兵四裔。原欲安內捍外。非以求逞也。西南諸蠻夷。重山複嶺。雜側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乃欲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衆。而得梗化之民。誠何益哉。樹其酋長。使自鎮撫。始終蠻夷遇之。斯計之得也。

仁宗時。狄青請擊儂智高。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高若訥曰。蕃部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必勝之道。青卒用騎兵破賊。

張栻知靜江府。奏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爲最重。邕之幅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爲最重。自邕西北有牂牁羅甸。

自杞而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爲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峒共八千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爲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三百里。遠者千里。所恃以維持撫治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檢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爲溪峒綱領。職任匪輕。可不遴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爲遠方久遠之計哉。

臣按唐分嶺南地爲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屬嶺南西道。本朝割容迤西之地屬廣東。而廣西全得桂邕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卽今南寧府。其地控

制左右兩江。實爲安南咽喉之地。國初因前代之舊。設太平田州思明鎮安四府。龍州等七州。正統初。陞思恩州爲府。用其土人爲守長。佐貳幕職。則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官。其屬州仍其舊俗。首領世襲。人自爲戰。遇有征發。亦賴其用。但今控制之戍。僅有南寧馴象二衛。太平一所。似乎單弱。請其于如張栻言。及今無事時。於此地屯兵。以爲重鎮。遴選守將。謹護其土。以銷變於未然。

安南古交阯也。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并之。漢置九郡。九真日南象三郡是爲交阯地。後

女子徵側反。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爲漢界。唐始分嶺南爲東西二道。置節度。立五管。安南隸焉。五代劉隱并其地。以爲交趾節度使。其後管內大亂。有丁部領者定之。其子璉內附。宋封爲交趾郡王。交人封王自此始。傳子璿。爲黎桓所奪。淳化中。封桓爲王。桓卒。子龍鉞立。其弟龍廷殺鉞而代之。龍廷欲脩貢。安撫使邵晔以聞。真宗曰。遐荒異俗。不曉事體。何可怪也。仍封爲王。賜名至忠。爲其下李公蘊所奪。卽封公蘊爲王。李氏傳八世。至吳岳。閩人陳日昷爲其婿。遂有其國。

臣按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爲

劉隱所并。宋初封爲郡王。然猶受中國官爵。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天下因以高麗真臘視之。不復知爲中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爲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奩。詐稱陳氏絕嗣。奩爲甥。求權署國事。我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遁至京。愬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國。朝廷遣使送歸。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太宗聲罪致討。生擒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

遺裔立之。國人咸稱爲季犛殺盡。無可繼承。請復古郡縣。遂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其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致猖獗。上表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謂是皇祖意。遂聽之。俾復爲國。嗚呼。自秦并百郡交阯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曰南交阯與焉。唐時愛州人姜公輔已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奈何世歷五代。爲土豪所據。宋不能討。遂使茲地淪於夷狄。二百餘年不復與南海桂林等六郡共爲

聲明文物之鄉。何不幸哉。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鬻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無城郭之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疆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隋末始畢可汗咄吉嗣位。華人多往

依之。戎狄熾彊。古未有也。唐高祖起太原。遣使往聘與連和。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於突厥。突厥資其材力。雄北荒。後韋紇叛突厥。自爲俟斤。稱回紇。姓藥羅葛氏。有衆十萬。勝兵半之。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彊。其後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斥地愈廣。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鷲猶鶻然也。

契丹之制。居有宮衛。謂之斡魯朶。出有行營。謂之捺鉢。

分鎮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爲務。閑暇則以漁畋爲生。秋冬則違寒。春夏則避暑。隨水草以就弋獵。以

狄北

漢武帝元朔中。張騫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闐。去長安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同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大夏東南爲身毒。其俗與大夏同。大夏去漢萬二千里。誠能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譯來朝。威德徧於四海。帝以爲然。乃令騫發閒使四

道並出求身毒國終莫能通。騫又曰。臣居匈奴。聞烏孫王號昆莫。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最彊。又貪漢物。誠厚賂烏孫。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則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為外臣。而西域始通於漢矣。此秦漢以來通西域之始

光武建武中。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列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遼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都護。

光武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

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

今陝西西寧河

州等處

江岷

今陝西岷洮州及四川松茂等處

閒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

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宰野。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會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遂置五衛門。建官賜印。俾因俗爲治。自是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比歲或閒歲。赴京朝貢。

臣按吐蕃北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歷四川。抵雲南。西北境。洪武中。立都指揮使司者二。又置宣慰司者三。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所者十有七。皆在化外。歲通朝貢而已。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爲邊患。遇有寇盜。遣僧諭之。尋卽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洮。四川之龍黎。人雜氏羌。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悉聽約束矣。惟所謂松潘者。其地險隘。饋餉爲難。生蕃頑獷。屢爲邊害。邊絕

區處未得其宜。然俗頗尚僧。請依岷州例。建一大刹。擇蕃僧之有道行。為眾所信服者。授以誥印。職名俾守其地。每歲遣人賞賚。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命將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以上

西羌

漢武帝元狩中。始通滇國。元封中。始置益州郡。明帝永平中。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元宗開元中。冊南詔為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羅閣浸强大。

乃求合為一。朝廷許之。徙居太和城。宋熙寧中。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中。封其酋為大理國王。元憲宗平大理。立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金齒都元帥府總之。本朝立為麓川車里。二宣慰使司。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車里。皆百夷之種類也。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唐末為南詔所據。後為蒙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為

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爲宣慰司者七。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爲隴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車里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而達於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而達於木邦。西南通緬甸。底於南海。東南統寧遠。而境平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不足爲中國輕重也。爲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守備。嚴禁中國客

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不爲人所煽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

矣。以上西南夷

大明一統志。女真古肅慎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長阿固郎始來朝。開元中。以其地爲燕州。置黑水府。其後靺鞨強盛。號渤海。黑水皆屬之。又其後黑水浸弱。爲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卽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臣屬於遼。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

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都渤海。上京。金亡歸元。以其地廣闊。設軍民萬戶府五。鎮撫北邊。迨入本朝。悉境歸附。自開原迤北。因其部族建置。都司衛所官。其酋長俾仍舊俗。各以時朝貢。

朝鮮國。周爲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爲真蕃。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昭帝并爲樂浪。元菟二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爲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卽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

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爲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悲嶺爲界。本朝太祖卽位。王顥表賀。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後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臣按高麗自晉代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乃并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耽羅。今耽羅亦

爲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往征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誼。安分守己。自入國朝。恭順朝貢。不廢禮節。使幣往來。曾無虛月。是固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壤域接近之故也。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吳萊曰。海東之地。爲國無慮百數。莫非倭種。度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里。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爲資。居山林。捕海錯。以爲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慕容廆曾掠其男

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逡巡歛甲而退。

臣按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註曰。日本雖奉朝貢。暗通姦臣。謀爲不軌。故絕之。蓋其人粗知文字。而狡詐不常。往往爲海邊州郡害。當開國之初。四夷賓服。西北之虜。稽顙闕庭。惟茲倭奴。時犯海道。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爲衛所。居多。大抵爲倭故也。數十年來。彼知有備不復犯邊。或數年一來朝貢。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非自相戾也。前日詐而今日

誠也。聖人何容心於其閒哉。

○劫誘窮黷之失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

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

程頤曰。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臣按田有禽利執。則禽之不在田者不利執可知也。盜賊興於民間。戎狄侵於境內。此田有禽也。若夫化外之夷。未侵吾地。害吾民。猶禽獸之飛翔奔走於山林耳。乃恣吾之貪。恃吾之勢。以獮取之。豈所利哉。

復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張栻曰。易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無所不在。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臣按迷而能復。則其迷不終於迷。而有遷善之機。改過之勇。而其蔽不終於蔽矣。若昏迷而不復。必有天災。必有人禍。凡事無不凶。而於行師尤甚。故

一敗至於塗地。則禍延於國。災及於民。雖至十年之久。天道雖變。而國勢猶不能振也。智伯好戰。而家以之亡。隋煬伐遼。而國以之覆。蓋智瑤好勝。而楊廣貪功也。念之迷。而不知復。反君道之常。逆天地之德。使其一敗之後。迷而能復。如漢武帝末年。在輪臺之悔。其終亦不至於亡矣。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晉伐鮮虞。

程頤曰。晉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胡安國曰。人之所以爲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於六國之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

臣按天地生物。其動者有三焉。曰人也。夷狄也。禽獸也。人生而幸居天地之中土。稟天地之正氣。以爲中國之人。况又貴爲中國帝王。而立天地之正位也哉。是宜仁育萬民。兼夷狄禽獸而愛之。可也。伐之固不可。况以詐道行之哉。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

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臣按苻堅楊廣之亡。亦主驕民疲之故也。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動也觀望。宜及此時。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帝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

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每傷痛無日忘之。願且堅邊設堠。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

臣按文帝此言。仁人之言也。故民得休息力於田畝。天下殷富。史記載是語於律書之首。以見尚德化。不務兵戎。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武帝元朔中。匈奴入寇。遣衛青擊之。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還以青爲大將軍。明年。又率六將軍擊之。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耆。至祁連山而還。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三年。

遣趙破奴擊樓蘭。太初元年。遣李廣利擊匈奴。

胡寅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里。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羣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釁自讒人。禍延孫子。接刃闕下。流血盈溝。其應慘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牆之震驚。望思之痛悔哉。

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况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漓。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一十二人。此非小變也。今不憂此。乃欲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胡寅曰。魏相之疏。真經國之遠猷也。其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賢者尤以爲難。

靈帝時。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出塞擊之。蔡邕議曰。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瘡疥。中國之困。胸背之癩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乎。天設河山以別內外。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螳

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亦已危矣。况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十七八。

隋煬帝用裴矩言。征高麗。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舳舻千里。天下騷動。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斗米值數百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相聚爲盜。所在蜂起。不可勝數。攻陷城邑。楊元感等乘之而起。隋遂以亡。

胡寅曰。煬帝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處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祐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稍有摧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若是勇也。以苻堅善於治國。兵威之敵。施之江南。遂至滅亡。又况煬帝乎。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關係在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若高麗。則東海一隅。未嘗爲中國之難。隋文帝新一天下。突厥已稽首承順。緣裴矩一言。遂成此禍。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亂。蓋陳勝吳廣所以亂秦者在。

匈奴而楊元感所以亂隋者在高麗。

臣按胡氏責其君。葉氏責其臣。其言皆切要。後世人主欲興兵旅。宜以煬帝爲戒。爲臣宜以裴矩爲戒。

唐太宗征高麗。房元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愍乎。向使

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耻。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臣按元齡從太宗起兵。聞熟知兵戈之害。故其言懇款精切。所引決囚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盡情。自牖矣。

元宗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

不如勵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黜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天寶中。李宓擊南詔。閻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胡寅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忠勗討反蠻。所殺又十一萬。夫爲天養人者。天子之職。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竊見國家所以禦戎夷之道。似未

盡宜。當其附順，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橫暴，則又從而姑息之，不能深討。是以戎狄益輕中國，厭於柔服，而樂爲背畔。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釁，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猶以二人所爲爲是。是以邊鄙武功，皆銳意生事，或開展棄地十數里，或殺略老弱三五人。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旣而虜心忿恨，遂求報復，屠剪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旣不追究，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臣按戎狄越疆界而犯我內地，奉天行討，是爲王者之師。若彼處域中而我出其不意以襲之，欺其衰弱而殺之，則曲在我矣。請今後邊將有不稟朝命而擅襲外夷者，雖功如陳湯，亦必追究。若因而生事起釁者，痛加誅責。其一時蒙昧，致有封爵，雖經數世，猶所不宥。如此則好功希賞之徒，咸知所懼，而戎狄起向慕之心矣。

司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說，不可以來遠。今朝廷之政未盡脩，封域之中未盡治，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

有水患。卽化爲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同兒戲。教閱稍煩。則愠懟怨戾。賜予不時。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前。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爲欺罔。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所爲寒心者也。爲今之計。莫如收拔賢俊。隨才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脩庶政。謹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略。

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脩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然後服靈夏。取瓜沙。平幽冀。收蔚朔。無不可也。彼進謀者皆非實。爲國家斬將擐旗。拓土開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虛辭大言。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

元豐中。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禍。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遠征安南。與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

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於至細。

楊時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饗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恬不爲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薶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歟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臣按楊時之言。切中邊吏之病。昔人有言。有邊事。邊臣之福。無邊事。朝廷之福。至哉論乎。視時言尤爲簡要。

徽宗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王江會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傍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詔以爲懷遠軍。祖道在桂州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劑限。而瘴癘死亡。什有五六。蔡京既自以爲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

臣按史臣謂諸蠻溪峒茅瘴。非人域。鳩虺與居。況無敢闖吾圉。蔡京使王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爲功。

舉中國重貨棄諸不毛。而文飾奸慝。鋪張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謀作矣。

宣和中。欲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言不可。時睦寇也。方臘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卽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二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專領其事。以童貫爲宣撫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金必敗盟爲中國患。安堯

臣上書曰。陛下將起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必乘隙而入。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因宦者專政。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請以誤國之大者。借童貫而論之。貫起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不明。兵氣委靡。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爲謀主。共倡北伐之議。國家困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糶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苟能速革其弊。庶赤子膏血。不爲此曹涸也。奏入。不省。其後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鹽額科歛。加之連歲凶荒。饑民並起爲

大學衍義補卷之十一
盜。遂至失國。

元世祖至元中。擊日本。兵十餘萬。死於海島。還者僅三
人。

臣按世祖擊緬甸。擊瓜哇。擊占城。擊日本。殆無虛
歲。其窮兵黷武。比之秦皇漢武。何如哉。夫秦漢長
城之築。出塞之師。不過爲中國生靈計。世祖擊此
諸國。則異於是。緬甸接於諸夷。占城隔乎交阯。瓜
哇日本。皆在炎天漲海之外。而必征之。蓋爲諸國
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求無用之物。害
有用之人。殺人以逞所欲。至再至三。豈復有君人

之道哉。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

易乾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程頤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
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爲乾。乾。天也。
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
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
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
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爲

天為陽為父為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為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

臣按乾之三畫萬世文字之祖。元亨利貞四字萬世義理之宗。在天則為春夏秋冬。在人則為仁義禮智。流行於天地間則為元運會世。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以上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

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以上說人事之當然君子

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非至健無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而

奉天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繫辭傳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程頤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無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天地

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无窮也。

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也至勲功也欽恭明也文文章也思

意安安無所勉強也允信也恭克能也讓光顯也被四表格也至于上下

克明也明之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也均章明也百姓百

姓昭明。皆能自明其德協和萬邦。黎民於歎美變變惡為善時是雍

也和臣按堯之為帝萬世帝王之宗。虞之為書萬世經

典之首。論君德而至於欽明文思安安。論治道而

至於黎民於變時雍。所謂聖神功化之極。茲其標

準歟。

準歟。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大而無外運行之不息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皇天眷顧也命。奄盡也有四海。為天下君。

臣按古稱五帝。而孔子刪書。特始堯典。蓋堯者五

帝之盛帝也。其為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以為天下

君者。以其有廣運之德焉。推原其所自。蓋自欽明

中來也。

商書。伊訓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此伊尹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太甲也

陳雅言曰。人君者。天地鬼神萬物之主也。古有夏先后。懋敬其德。謂之方者。日新不已之意。所謂致中和也。於是天道順。山川寧。而鬼神安。所謂天地位也。微而羽毛鱗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所謂萬物育也。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臣按。統者。所以統天下之不一也。天下統於一王。奉其正朔。朝覲會同之畢。赴謳歌獄訟之皆歸。國不異政。家不異俗。車必同軌。書必同文。是則所爲大一統之治也。

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同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陳澧曰。天下爲公。言不以天下自私也。當時之人。所講習者。誠信。所脩爲者。和睦。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壯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之民。無不有以養之。男則各有士農工商之職分。女則得歸於於良奧之家。貨財。民生所資以爲用者。若

大學衍義補遺 卷十二
三
棄捐於地。不以時收貯。則廢壞無用。所以惡其棄於地也。今但得有能收貯以資世用。不必其擅利而私藏於己也。世間之事。未有不勞而能成者。但人情多詐。其事則欲逸己而勞人。不肯盡力。所以惡其不出於身也。今但得各竭其力。以共成天下之事。不必用其力而獨營己事也。風俗如此。是以姦邪之謀閉塞。不興。盜竊亂賊之事絕迹不起。暮夜無虞。外戶可以不閉。豈非公道大同之世乎。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臣按先儒謂此乃是聖學之極功。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大學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也。故謂之大順。

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一節。

或問恭己為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之。舜之為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愷。誅四凶。非無事也。此曰無為而治。何耶。朱熹曰。即書而考之。舜所以為治之

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踐天子位。則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因其時之無事。而又恭己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久長而不替。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知恭己之道。則必怠惰肆放。宴安耽毒。所謂無事者。乃所以爲禍亂多事之媒矣。又如老氏有所謂無爲者。亦是簡忽。聖人無爲。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恭己正南面。這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語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臣按大學經之全章。真德秀已備載前編。臣復節

其辭載於崇教化條。而此又載焉者。所以原始而要終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

臣按宋儒朱熹既著大學章句。又設爲或問發明旨趣。書成錄以進於其君。且曰。大學經文。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爲詳備。必先讀經文。使之熟習。而綱領條目。羅列胸中。如指諸掌。然後增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

下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臣今錄其言於此。以期爲治者必推其效。至於平天下。乃爲聖神功化之極。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臣按中庸此三言者。章句以爲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又結之曰。聖神功化之極。至於或問。又曰。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是則古今爲學爲治之道。皆莫有大於此者矣。心之體爲性。有自然之中。戒懼以致其中。所以守其未發之大本。而天命之性。於是乎養矣。心之

用爲情。有當然之和。慎獨以致其和。所以精其中節之達道。而率性之道。於是乎全矣。先儒謂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工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處。只在戒慎恐懼。慎致六字而已。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一節。

臣按四書言天下平者四。大學經文。與中庸此章。乃孔子之言也。大學自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後天下平。中庸惟篤恭則天下平。是何難。易懸絕哉。蓋大學教人爲學之道。中庸教人守約之方。先儒謂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

終者也。誠能存一敬字之約而用以盡夫八條目之詳。則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卽所謂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者矣。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張載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宋周惇頤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朱熹曰。聖人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也。天地聖人。其道一也。天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心之本在義。

張載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臣按。天地有形無心。所以爲天地立心者。聖人也。聖人明斯道以立天地之心。行斯道以立生民之命。自伏羲堯舜。至於文武周公。則然矣。不幸中絕。孔子繼之作爲大學經之一章。曾子又述其意以爲十傳。雖有德無位。不能致一時之太平。而實開

萬世之太平焉。不幸又絕歷漢魏隋唐不能振起。至於有宋二程兄弟始表章於禮記之中。朱熹又為章句或問。真德秀又彙經傳子史以填實之。以為衍義。所以推而廣之。使天下後世知大學之書無一理不該。無一事不備。而有以為萬世開太平之具也。

重刊大學堂

